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錢儁選

古今攷卷六

元 方回 續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公論之所予而有其名無其實不可也公論之所疵而有其名遂有其實尤不可也沛公號為寛大長者公論之所予也然而未有其實也不誅秦王子嬰則有其實矣是可以得天下矣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此公論

之所疵也一入咸陽遂欲奄有秦之宫室帷帳重寳狗馬婦女居之如此則貪財好色有其名而又有其實而天下不可得矣賴樊噲諫張良又諫然後還軍霸上不然則天下之兵皆得而爭之何獨一項羽不能平也蕭何傳有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此諸將皆庸人耳蕭何獨收律令圖書又以樊噲張良諫而沛公貨財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獨此十字足為漢四百年之根本蕭張固號人傑不意屠狗如噲亦頗

有識也蓋嘗攷之五子之歌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聖人垂戒後世存此為書孔安國謂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秦其所謂兼有者也其破滅六國倣其宫室作於咸陽北阪上徙其鍾皷美人以充之帷帳重寶婦女狗馬張良傳謂皆數千則尤不道之極也公羊傳謂周制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一娶十二女漢儒謂商制天子一娶亦不過九女禮記昏義謂古者天子后立六

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然周禮天官有九嬪世婦御妻而無三夫人九嬪言九而世婦御妻不言數鄭康成曲為之説謂不立夫人者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道婦禮無官職謂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無則闕其説恐無所據皆不可攷内宰掌敎六宮敎九嬪大夫士十四人府史胥徒百人皆男子不知敎婦人如之何而施其法王后之外夫人嬪御計一百二十人而左右執役者女祝僅四人女史僅

八人奚僅二十四人多少亦不相當康成又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於王除王后當夕獨進之外其餘則三夫人而一夕九嬪九御世婦一百一十七人當十三夕每九人而一夕雖金石之軀不足支也況古者天子祭天地祖宗社稷山川朝日夕月為禮不一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

夕不御女乎康成釋經穿鑿往往難信涪州羅端良作
內官問謂嬪婦女御則信有之矣若夫人則諸侯之妃
不在王宮稽之周禮九嬪亞后而夫人不與衆人之職
夫人致飲掌客之職夫人致禮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
耳周禮所記有掌侯國之事掌客亦謂諸侯相見之禮
故夫人致禮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衆人致
飲王后無夫人也后之六宫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
治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室以象

卿之列九嬪之所居女御爲九嬪之屬實分處之二十七世婦者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雖在王后六宫掌事不在於進御之列九嬪與九御五日一見王后無夕不見五日一洗沐則一嬪與其御進四十有九日而九嬪九御畢見一時再見四時八見每見則十人共進一夕不如王后一月二十四日見而專其夕也此說又通於康成第天子一娶九女十二女莫知其的謂諸侯一娶九女則如魯之宋共姬至於三國來媵乃十二女矣

僭也管仲有三姓之女亦大夫之僭也左氏傳秦伯納女五人則五而已齊桓公之夫人三内嬖如夫人者又六則九人也晉文公逆懐嬴曰班在九人則亦九人也齊襄公九妃之外又有六嬪則十五人也大抵春秋作而王制廢戰國之世又甚於春秋孟子論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孔子之時未至於如此而孟子所云不必諸侯或大夫陪臣四公子之徒皆是也按古天子之内稱后諸侯稱夫人亦稱妃詩序關雎

言后妃謂文王為諸侯則太姒為妃追王以後稱后也鵲巢言夫人則周之大夫之妻如召公後為國君則亦追稱夫人也戰國僭王皆稱王后而以妾為夫人秦於夫人之下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之武帝元帝制婕妤昭儀凡十四等具見班固書外戚傳序而後世至于三十六宮或宮女五千人三千人晉隋唐尤盛有后有妃有夫人雜號不一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人主率以此事夭其天年蓋自戰國與秦

始也

附攷秦漢唐后夫人之名

秦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七子　長使　少使

漢初同前　漢武后以上不書　婕妤比上卿列侯　娙娥比中二千石關內侯　傛華　充依

元帝　昭儀比丞相諸侯王　婕妤　娙娥　傛華　美人　八子　充依　七子　良人　長使

少使 五官 順常 無涓 共和 娛靈

保林 良使 夜者 上家人子 中家人

子

唐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為夫人 昭儀

昭容 昭媛 脩儀 脩容 脩媛 充儀

充容 充媛為九嬪 婕妤九人 美人九人

才人九人為二十七世婦 寶林 御女 采女各二

十七合八十一代御妻 六尚分典采典服御等

開元改 惠妃 麗妃 華妃 六儀

四美人 七才人 尚宫三 尚儀三

天寶有楊妃 前又有宸妃 太子有妃

良娣

六籍遭秦之後出於漢者禮記不可盡信周禮有多疑而難信詩序又全不足信如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禮禮記自有異同鄭康成所釋諸經又當後漢之末愈支離穿鑿大率亦不可信如十五日王

后一御決無此理詩序兼下后妃二字便巳疎脱文王
為商之諸侯固未可以妻為后太姒乃其夫人稱曰妃
可也武王有天下追王其先則夫人稱后可也今其兼
曰后妃者乃漢儒耳因當時朝廷之事如匡衡所謂后
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兼王母與妾並言之如高祖有
吕后又有戚夫人文帝有慎夫人武帝有李夫人是也
文士循習稱后夫人無嫡媵之别殊為可嘆又姬者周
之姓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如云齊姜宋子

耳漢史因俗稱謂書薄姬栗姬憲姬則以姬為妾而非姓之謂故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姬其失久矣又如詩序召南國君妻大夫妻之類亦不分曉文王為諸侯其臣如召伯之等皆大夫商未滅稱其内為大夫妻周滅商大夫封為諸侯始可稱國君妻畢竟周南諸詩指文王之妻召南諸詩指召公之妻諸侯及大夫之妻耳如麟趾關雎之應尤為曲說不通於理若曰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得天下不無内助而君臣之間家

道皆齊則可也

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蕭何傳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如此則所過無得鹵掠恐是虛文謹封府庫還霸上亦十取七八矣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班史紀傳同異牴牾甚多此事於紀止

言丞相府圖籍文書傳兼言御史律令當是紀畧傳詳如田榮欲楚殺田假楚不肯殺田儋傳書謂楚之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宜項籍傳書則謂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其言同而二人異如此不一令具攷秦所謂圖籍律令文書者按秦之始皇在位之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諸生焚書之年并天下九年矣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

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見知不舉者同其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此所焚者一曰諸國之史非秦所記雖博士官亦不許藏六國及周之所記者皆灰滅矣二曰詩書百家語前乎孔子所删定後乎子思孟子莊老楊墨申商韓非呂不韋所著民間一切不許復存惟博士官尚許秘藏之也呂東萊謂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

此惜哉　回謂始皇焚書四年而身死二世立三年而秦亡七年之間天下常讀書之人老師宿儒存者宜不爲少屋壁之藏不止一泗上孔氏沛公元年十月入咸陽十一月召秦父老約法三章固已云除去秦法矣所引秦苛法謂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豈但除此二法而已乎焚書之年令謂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以沛公所引二語觀之則又毒矣偶語即棄市不必語詩書也誹謗凡出口皆可坐不必以古非今而後謂之

誹謗也其法之苛虐如此沛公與蕭何宜委曲詳備其辭舉秦之焚書之事明以諭衆自令而後諸書百家語並再許習誦召老師宿儒能記憶者出典學校而許百姓師之山巖野塢屋壁有藏詩書能出以上之官者有賞如此則漢之為漢非苟且之漢矣蕭何刀筆之吏也其能收丞相御史府圖籍文書已是見識過人遠甚特博士官所職不遑收取致為項羽所焚而後天下無副本漢王還定三秦日不暇給又不能盡除挾書之令大

槩悉遵秦所立官制刑辟而行之至于今近一千五百年皆秦法令也嗚呼痛哉圖謂繪畫山川形勢器物制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數籍謂官吏版簿户口生齒百凡之數律與令則前王後王之刑法文書則二帝三王以來政事議論見於孔子之所刪定著作戰國以來百家迭興大率龎駁不純去非取是在乎擇耳此乃有國家者不可缺一而不完者也秦既悖矣漢亦昧焉蕭何者號人傑本一縣吏也張良亦號為人傑然乃專尚老氏

之學故於儒學亦漫不加意其餘無足責矣嗚呼痛哉

漢高祖元年乙未至五代周顯德己未一千一百六十五年至今戊子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春秋己未至今戊子二千七十年

約法三章

附論蕭何律九章　廣律令攷別見

十一月召諸縣豪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吏民皆安堵如故

紫陽方氏曰三章之法何其簡易明白也而惜乎其易言難行也秦之毒甚矣令俗語謂殺人償命必殺人然後處死而秦以偶語棄市誹謗致族傷人與盜財物罪有輕重不至於死而秦法不告姦者腰斬蓋自秦文公始為三族之法秦孝公得商鞅又盡廢周法而肉刑上及公子師傅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

坐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旦臨渭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泰惠王之立鞅亡而莫敢舍車裂之民不恤也沛公三章之約仁矣一時之言易而久遠行之則難漢書刑法志曰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則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之且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回謂吕后斬韓信長樂宫室未

必依此施行恐是急梟其首乃殘其肌膚骨肉此乃秦以來慘法也三章未足以禁姦而蕭何採摭秦法作律九章亦見刑法志惠帝四年三月始省法令妨民者始除挾書律則是悉除去秦法之言未嘗戲也呂后元年正月始除三族罪妖言令則是蕭何所申律令猶明著此等苛法也文帝元年十二月始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二年五月始除誹謗妖言律十三年五月始除肉刑文帝號爲寛仁然新垣平之反亦夷

其三族終漢之世有大逆不道之刑有非所宜言之刑以言語文致坐夷滅者不一且如許廣漢從上甘泉誤以他郎鞍被馬坐從行而盜抵死募下蠶室司馬遷諫救李陵坐遊說沮貳師軍下蠶室一何其太慘也入關初約竟成虛言亦可悲夫然則近世用法寬大宜莫如宋誤國大臣無誅止於流竄命官自非贓罪不加杖責兵不强地不廣而延三百一十七年之天下厥有自來紹聖崇寧姦黨以私意從祐符

諸賢於南方遂失中原似道陰殺舊相決黜士類用刑殘酷亦以殞國亡身云

餘悉除去秦法

法始於伏羲成於堯大備於周是法也非但謂刑法而已矣周平王東遷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遂立西畤祭天周自己卯至己未於是四百單一年矣孔子作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傷王道之既衰憫宗周之不復其所定之書所删之詩所贊之易所正之禮樂皆古

聖人治天下之法也春秋後七十八年入通鑑周紀猶有一百四十八年而赧王亡秦自昭王書于紀秦紀起丙午歴六君至甲午二世亡凡四十九年而入漢紀蓋嘗攷之春秋迄于甲子五年當敬王之四十三年而秦悼公卒厲共公立其二十六年當周貞定王十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左庶長非周官制也秦起自西戎未嘗用周法始見於此厲共公三十四年卒躁公立十四年卒懐公立懐公四年弑孫靈公立十年卒季父簡公立

七年初租禾計畝而收不用周十一法始見於此十五年簡公卒惠公立十三年出公立二年庶長弒出公迎靈公之子是為獻公立秦數有亂魏奪其河西地二十一年秦章嶠伐魏趙與韓救之戰于石門敗魏趙韓斬首六萬王以黼黻賀秦春秋傳書戰勝敗績未嘗書斬首之數秦漸强戰漸力書斬首之數始見于此秦前此未有天子所賜命服王賜以黼黻乃侯伯七命下裳之飾秦人不識周之命服書賜曰賀始見於此獻公二十

三年卒孝公立當周顯王之八年去春秋後已未一百二十年矣秦孝公元年庚申商鞅自衛來見變易法令秦益愈强大積以滅周鞅者衛康叔之後曰公孫鞅實姬姓也蓋周室支子之不肖遠孫輔異姓滅同姓扶不道之强秦以毀周室實始見于此是年伐戎斬獂王二年周顯王致文武胙于秦侍以齊桓公之禮始見于此三年商鞅為左庶長變法修刑勸耕戰置法官具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謂一家有罪五家糾發否則

十家連坐周禮地官比長五家相授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回疑周禮不可盡信一家有罪五家連坐恐不當耳又鄰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授王昭禹謂亦相反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謂告姦人得爵一級與斬敵首一級同匿姦者與降敵同罰誅其身沒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賞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謂懈怠不事之人而貧者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又按商子有徠民篇及杜祐通典謂誘三晉之民利其

田宅復之三世無知兵事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為耕戰富強兩成之術又商子定分篇為法令置官有遷徙物故使吏民學讀法有敢剟定一字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問法法官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以左券予吏之問法者主法令之官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及御史丞相諸侯郡縣皆置一法官天下之民無不知

法商鞅得志以行其令始見於此又商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輸粟五十石以爵一級賞斬一首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始見于此欲官而不欲爵則為五十石之官官自五十石以至二千石始見于此漢書記秦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

二十徹侯秦不用周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制自為爵名始見于此孝文十年鞅為大良造十一年鞅圍魏固陽降之十二年壞井田開阡陌廢周之夫井溝洫民得盡力占耕田許買賣始見于此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如魯衛自櫟陽徙都之秦舊戎狄未有廟朝制度宮室奢僭始見於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為禁謂子弟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古禮不下庶人命士以上始父子異居今商鞅刑則上於公子師傅繆以父子有別因

庶民俾之離析則户口多致民自顧妻子不顧父母始見于此聚小都邑為三十一縣置令丞周置邦國都鄙六鄉有鄉老曰鄉大夫鄉一人有州長曰中大夫一人黨正曰下大夫一人族師曰上士一人閭胥曰中士一人比長曰下士一人六遂有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曰下大夫一人鄙師上士鄼長中士里宰下士皆一人鄰長五家長一人秦不用周制大率以方百里為縣後世縣令縣丞之名始見于此縣不滿萬户為長又

有尉後世某縣長某縣尉之名亦始見于此十三年置有秩史比長閭胥鄰長里宰鄉遂大夫之制秦既不用縣設令長丞尉為長吏之外則又設為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曰少吏十里有亭長伺行旅姦盜十亭曰鄉有三老以掌教化又有秩以掌一鄉之人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有游徼循禁賊盜凡漢所因仍縣之職任始見於此二十二年鞅以詐虜魏公子卬破其軍封為列侯食商於十五邑秦擅封列侯始見於此二十四年周

顯王三十一年孝公卒子惠王立鞅出奔魏魏人不納入於商於以叛秦克之于黽池車裂鞅而滅其族車裂之刑滅族之法亦始見於此其所謂刑法者大較慘毒不道而其誘魏公子卬也秦魏相距鞅與卬書約公子面相見盟樂飲罷兵既盟已飲伏甲士襲虜卬遂破其軍以歸秦後祖用此詐襲虜楚懷王終以亡其天下此何等禽獸所為而忍為之乎按商子開塞篇謂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今

境内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故豪傑務學詩書以避農戰故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惠國有此十者上無使守戰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敵至必却然則詩書禮樂何負于人之國善與不善對修與不修對仁與不仁對廉與不廉對去善修仁廉而得不善不修不仁不廉之人如此而敵不至者未之有也鞅之不善不修不仁不廉亦甚矣其裂之以車滅其家族非不幸也秦之坑儒焚書萬罪千惡自取滅亡

一皆根本於此於是秦惠王用公孫衍張儀十三年而稱王又用樗里疾司馬錯甘茂惠王卒子武王立二年初置丞相丞相之名始見於此而周之三公三孤天官冢宰所謂經邦論道掌百官均四海者不可復矣武王扛鼎絶臏卒異母弟昭王立七年魏冉相八年誘執楚懷王十三年白起為左庶長十九年昭王稱帝去帝復稱王四十一年范雎相四十八年白起破趙長平坑降卒及斬首前後四十五萬五十年殺白起五十一年乙

已滅周去春秋末巳未二百二十六年矣五十二年蔡澤相五十六年昭王卒孝文王立一年卒子楚爲莊襄王立吕不韋相四年卒始皇立是年甲寅漢髙祖生九年誅嫪毐十年吕不韋免用李斯十二年吕不韋自殺二十六年六國盡滅更號皇帝命爲制令爲詔稱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除謚法定爲水德以十月爲歳首從李斯議不置諸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銷天下兵收大半之賦租賦鹽鐵二十倍於古更戍力役

三十倍於古以黄金為上幣以銅錢半兩為下幣龜貝
玉不為幣二十七年作廟治馳道二十八年東廵三十
二年壞城郭決隄防入海求方士蒙恬將三十萬擊匈
奴三十三年擊南越閩越東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闢中
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里三十四年焚書偶語詩書
者棄市是古非今者族三十五年七十餘萬人作阿房
宫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三十七年七月崩於
沙丘二世元年十二月殺諸公子公主七月陳勝起九

月沛公項梁起二年八月李斯具五刑夷三族三年八月沛公破武關趙高弒二世立子嬰九月沛公破嶢關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十二月沛公約法三章雖嘗告喻父老謂今悉除去秦法然其所以不能盡除秦法復周制者沛公之佐惟蕭何張良二傑張良尚老子學蕭何乃刀筆吏一時姑為大言以慰民心其後奸宄不勝何復摭秦法作律九章三族之誅高帝以施之韓彭文帝以施之新垣平文帝除肉刑而笞箠過多

反以陷民於死久之而後漸降漸輕武帝之世至於律令三百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遍覩具見班史刑法志嗚呼使漢之相臣有孔子孟子周公召公之儔則秦之法可以悉除二帝三王之法可以復行於天下後世矣蕭張人品器識至此已極易有攸往夙吉之訓豈容以此事望之至今千五百年君臣上下無一人悟秦之非無一事不蹈秦之覆轍其可痛

也夫其可痛也夫商鞅用事二十四年封侯食商於僅五年車裂滅族骨肉無種而其法爲萬世之戒

吏民皆安堵如故

秦子嬰之降也以屬吏沛公不殺子嬰付有司守視之耳不知主以何人居之何地亦若俘囚然必自有其人其地而吏不可考也秦之末亡一年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請止阿房宮省邊戍詔以屬吏比乃下之吏而治之下獄是也去疾劫自殺而李斯尚望

不死據李斯傳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按治拘執束縛居囹圄中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辭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趙高爲中丞相弑二世立子嬰子嬰誅高亦夷三族是後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將軍九卿莫知爲誰而沛公至矣羣臣百官皆叛子嬰子嬰與妻子係頸以組降沛公沛公入咸陽吏民皆安堵如故未知秦内史爲誰而籍吏民封府庫以待諸侯疑職掌府庫之人必稍易之秦朝廷大吏必皆逃叛他之或悉

降沛公耳今所謂安堵如故者恐止是諸縣令丞尉三老亭長有秩嗇夫游徼父老百姓並不遷易視周胥徒則如沛縣有主吏如蕭何有獄吏如曹參皆稱豪吏併鄉里之民皆如其故也此慰安人心之權道也按秦内史地為漢之京兆扶風馮翊及弘農郡孝公時初置縣闔秦境僅三十一縣其後南有漢中黔中巴郡蜀郡西北有隴西北地上郡太原河東郡而東則三川頴川南陽郡皆按秦故境不知沛公所召諸縣豪傑計幾縣也

其所以諭之之辭除約法三章外曰吾所以來者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何其溫厚而明白也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見得秦之為縣有鄉而又有邑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此皆沛公之明之寬而蕭張之謀之正秦民脫湯火而升衽席可謂幸矣不幸項羽晚至焚剽誅戮不得安堵秦分為四漢

徙居南久之而盡為漢有然又不幸張良東歸而未復蕭何獨力而無輔得一韓信圖河北窺關東日不暇給增三章之法襲亡秦之制官制爵級刑名法令財賦軍旅郡縣田土皆如秦舊用秦之吏因秦之民天下雖名為漢而秦之鞅斯之所為卒不盡革以至于今無一而非秦也嗚呼痛哉漢京兆尹縣十二左馮翊縣二十四右扶風縣二十一弘農郡縣十一總計三輔縣五十七而弘農之縣十一在外秦内所治具廣如此

項羽破函谷關至戲

十一月或說沛公令聞章邯降項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可急使守函谷關十二月項羽大怒使黥布攻破關遂至戲下此一下字可疑戲許宜反戲水也不應言下若他用為麾下之戲則可戲水也在新豐縣東北三十里鴻門在新豐縣東十七里以此知戲水西十三里為鴻門沛公時在霸上水經曰新豐縣西五十里為霸城城西十里為霸水水西二十里為長安城此漢新豐縣長安城也秦咸陽宮闕夾渭而都其朝廷在渭北之咸陽其長樂宮阿房宮在渭南以

今形勢地理攷之沛公在霸上西去漢長安三十里東北去戲水約八十里沛公往會項羽已離戲水十三里即會項伯夜見張良往返百五十里漢王詰朝見項羽馳七十餘里也所以攷及此者要知函谷關之險不足恃也周文以陳勝之命車千乘軍十萬入關嘗至戲矣關不足恃也章邯擊周文自戲敗退出關已入關亦不足恃也沛公已入關而縣布破之關不足恃也項羽燒秦宮室不據關中又惡背懷王約王漢南鄭及分王三

降將捨而東歸使羽不出此計守關以令諸侯天下之兵皆得而攻之關亦不足恃也戲字指水言不當云戲下當獨書云戲若項羽至鴻門則當書云戲西若罷戲下各就國此謂旌麾之下則當書云戲下然則沛公守關閒章邯欲以雍王就國故拒之耳不意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而自來也邯之來必不能敵沛公羽之來兵多力强非賴張良與項伯有故寧不殆哉然於仁義有一分之蒙乎彼者即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在即天命

之所在未可以區區陳迹為優劣也

亞父使人望沛公氣皆為龍成五色

災祥自天降而根於人古帝王不敢忽也而未若春秋戰國之間其説誕謾特甚焉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協時月正日為敬授民時耳胤征羲和至興六師以其不知日食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如今置歷爭差攷驗日月食當於某時食若干而或先之後之其分數有餘不及則

是爲藝不精不爲無罪何至興兵如此或者羲和加以
湎淫罪當殺而不受誅故至於興六師也然則其罪亦
重而不輕明矣洪範五行五紀稽疑庶政九疇之内凡
四疇與隂陽家流相關而周禮春官卜祝巫史凡二十
一官太卜下大夫二人而有卜師卜人龜人華人華氏
{'髓反'}
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共九官大祝下大夫二人而有小
祝喪祝甸祝詛祝又有司巫男巫女巫共八官大史下
大夫二人而有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共四官卜祝巫史

其重如此司馬遷為漢大史乃謂大史卜祝星歷上以倡優畜之特怨詞耳然則秦漢間所謂望氣者其周禮眡祲之謂歟司馬遷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攷于今者畧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一作征）五霸代興更為主命自是

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為强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伐攻取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天盤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柄兼之柄本文作秉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滅六王并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

畢七重諸呂作亂日食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屍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北伐尤急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按此言星亦必兼氣其亦必有災祥而不可誣矣是故太史公

記望氣一事謂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地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兊而卑者卻兊當是鋭其氣平者其行徐氣相遇者卑勝高陳雲如立垣杼氣類杼軸索隱曰兵書營上氣如織勿與戰王朔所候決於日

旁皆如其形以占北夷之氣如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敗軍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此望氣之大畧也夫自上古至唐虞必有天子以主天下唐虞禪夏商周父子相傳為天子近二千年而秦以二三百年強暴力戰然後得之未有卒然興於民間而為天子者也秦知夫得天下之未必可久也惴惴

然惟恐天下之復有起者望氣之徒或言山東有天子氣或言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南遊以厭當之劉季之為天子固天之所命然以古今大化生死貴賤言之恐亦偶然而已耳凡儻來之物得之則曰偶然失之則無可奈何而委於命然後可謂之知道矣太公呂后求劉季於芒碭之間常得之則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令范增說項羽又謂沛公其氣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先儒嘗謂范增愚人既知其氣為天子氣則不可

擊矣而又欲擊之

回竊謂世多以成敗論人故高祖既有天下俗人喜恠好奇謂其生有自來龍成五色之說一人倡之千人和之史臣紀之牢不可破矣夫天子者亦不過富貴之極耳二世三年子嬰三月亦天子也死不旋踵當其急欲為黔首而不可得也沛公乃太公所生亦人也而謂母媪夢交於龍如此則沛公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耳龍獸也沛公人也龍交於人而不生龍

乃生為人無是理也後世以龍為天子以日為天子故婦人生天子者輒書曰夢龍據胷夢日入懷皆不過神異之辭也項羽不死東城則重瞳子與舜何異王莽不戮漸臺則符命無非真孰敢斥之曰偽乎天子氣之說予不敢信而望氣之術自光武舂陵之後而世無復傳今之相人氣色者其說出於黄帝素問凡病人色黄為有穀氣無不愈青黑白赤皆為殃占星色亦然故以黄氣為喜氣乃小小利害耳雖然天

變之大者嘗親見之甲子七月彗出柳柄長丈餘而曲至九月化為直白氣亘天十月而有白衣之會又十年甲戌再會而東南以亡亦不可不畏也　新垣平以望氣見文帝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也恐是一屋而五其殿南面臨渭水一殿一門故曰五門夫帝一而已矣舜典所謂類于上帝焉得有五秦襄公諸侯耳僭作西時祠白帝此五帝之始也是後白青赤秦祠四

時四帝漢高帝作北時北帝具而為五此漢儒骨髓深病不可解之惑也周禮言五帝吾恐決非周公之書禮記言九卿即知亦非周官之制凡漢儒所云五帝九卿皆習見秦漢制度而言帝者上帝而已何五之有卿者冢宰至司空六卿而已强舉三孤為九卿決不可信鄭玄釋經往往引緯書不經之言撰五帝名以實之自當他辨今且著其端於此且如新垣平望氣謂見五采若人冠絻亦是習見漢儒五帝之說

以囙文帝使人上玉杯則預言有寳玉氣來又謂汾陰有金寳氣欲衍出周鼎良由文帝富平賜累千金私鑄一鼎埋之汾陰不難也徐廣注史記曰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蓋平詐為之鼎也人上書告平所言神氣事皆詐誅平夷三族秦漢間所言天子氣恐亦不過如此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漢兵十萬號二十萬

周制天子之國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可以具六軍者

十為七十五萬人其行軍止稱六師止用軍七萬五千人其制出於六鄉一鄉而出一軍也每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六軍之出也為車千乘軍七萬五千人六遂亦然未聞周天王盡出六鄉六遂之兵用至十五萬人者也武王伐紂起於諸侯已制六軍則視紂為獨夫而自為王矣諸侯之國不期而會者八百蓋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以來莫不皆然内以犬牙相制維持中國而外以禦夷狄

戎蠻不使侵陵有方伯連帥以司其征伐諸侯有不庭
者方伯糾率旁近之國以問其罪天子之軍不輕出也
桀為無道湯放之則天子之軍而或無道雖十其六軍
之數不足以禦有道之諸侯乃天之理也紂為無道烹
伯邑考而賜西伯以羑又囚西伯欲殺之置炮烙之刑
剖比干之心天下諸侯不保首領起而誅紂武王雖起
六軍八百國雖各以兵會然戰于牧野不過用革車三
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衆若林前徒倒戈血流標杵

紂非無提封百萬井非無軍七十五萬人無道之極則兵雖多而不為用有道之至則兵不在多而足以王此亦天之理也齊桓之霸往往將毕師少晉文以後六卿專國則已僭為天子之六軍而卿將一軍矣春秋之所以作傷王制之不復惡夫霸之僭王而欲黜乎秦楚吴越之强也降為戰國動輒興兵數十萬人鄉遂之軍井牧之民蕩然掃地孫吴騁其詐辨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匈奴盛于北方入塞率用十萬騎秦之白起王翦

為甚起攻破長平至坑塹四十五萬人翦攻楚必欲用六十萬人割生靈如草芥積骸骨如丘山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加以驪山阿房之役無度近二百萬人民生斯時何其不幸混一未幾國隨以亡沛公之起沛中三千人項羽之起吳中八千人令入關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為百姓者苟戀城市村落之居而不從軍必遭劫擄焚掠之苦與其老弱無力衛究待盡曾不如强而壯者聽吏調發或父老發其子弟盡

以為軍則可萬一臨陳不死大則享封侯割地之利小則擄掠金帛抄劫婦女以茍且存全其性命豐肥其口體嗚呼其破壞先王之法制而求以滅人之國家其亦不仁甚矣自春秋戰國秦漢至今二千年動興兵七八十萬至百萬以敗者不可勝數養兵七八十萬以過百萬而國力不支隨以淪亡者亦班班可攷人主不能御其將將不能御其兵皆兵多之為害也惟唐太宗府兵得其法加以聽諫知人卒致貞觀之治其餘率非良法

僥倖一時以强勝弱則有之而非久長有國之道也蓋始於漢有天下不能復周舊制而兵其一端云自春秋己未至今戊子三千七十年實祐六年己未第三十五次己未也春秋戰國秦亂之極漢興不能復至今一千四百九十四年自乙未至戊子

項伯夜馳見沛公

沛公還軍霸上告諭秦民謂吾當王關中待諸侯而定約束耳不曰待懷王之命而曰待諸侯其舛逆可見也沛公初起為陳涉之縣令改事懷王為懷王之碭郡長

武安侯攻城掠地有軍十萬以至入關止稱沛公未盡用碭郡武安之號下南陽入武關破嶢關降子嬰入咸陽還霸上未聞遣一介之使以魁捷之事告諸懷王而請命焉或者君臣之間情不相通沛公既無使以白事於其君懷王亦不常遣使以勞其軍而賜之封否則沛公顓制自為如封拜等事軍中以便宜行其意已不奉懷王之命久矣此其失策一也沛公閉關謂備他盜實欲塞絶章邯之來不意項羽自將率四十萬人而軍戲

水亦宜遣一介之使告之項羽謂幸先入關已降子嬰既不敢遽自王亦不敢掩有秦之重寶府庫一毫髮無所取以待懷王之命也今將軍存趙破秦威震天下其亦當有分地以王秦地當屬之誰子嬰其何以處沛公胸中固已有一定之計要合以審之項羽以觀其所答而抉然不講此其失策二也軍事貴乎間探明測度遠項羽之來一切不復間探測度其所為曹無傷也間言既入范增之大怒相激項羽已饗士欲旦日合戰而沛

公不知非項伯嘗殺人張良嘗藏匿之有此舊好夜馳見良良具以白則以沛公不備之師而當項羽卒然一擊之勢存亡未可知也此其失策三也良引項伯同見沛公託以婚姻卑辭遜謝俾伯以達之項羽當以高紀與張良傳參看則沛公一時之懼可知矣鴻門之會羽固無殺沛公意范增目羽不應項莊入以劔舞卒賴樊噲幸免當以項籍樊噲傳參看則沛公一時之窘亦可知矣幸而沛公得多失少其最得策者在於不殺子嬰

珍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還軍霸上秦吏民安堵如故雖斗羊酒食無所受不惟秦民心服之雖頑戾如項羽亦心暗服之矣范增不能勸項羽以行仁不能諫項羽殘虐鹵掠之失亟亟然惟以殺沛公為事沛公何罪縱項羽能殺沛公天下亦非項羽之有從入關之諸侯其心可頃刻變也然則使當時沛公無張良以為之謀遽然入秦宮闕南面而王有其珍寶妻其婦女如此則不必項羽可疾殺之不出於懷王之命夫人而能見攻矣

更始之立析人鄧曄起兵破王莽九虎開武關迎丞相司直李松攻京師倉末下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右扶風界攻郿及公賓就殺莽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後六日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是則王憲之所為沛公之所不為王憲之死宜也沛公之不死乃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祐

四百年之天下在於入關而不自王耳在於矯揉其貪財好色之素習一時能自忍耳

沛公約項伯謝項羽

孔門有言語之科春秋列國相往來必脩其辭令所以宰我子貢見取於仲尼而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又加以子羽修飾子產潤色而後鄭雖弱國亦足以自立也戰國辯士務為縱橫口舌游說眩惑是非以敗人之國者不一然兩敵相當措辭發言一有不善立致顛隕誠不

可不謹哉項羽破函谷關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耶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旦日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詳味沛公所以語項羽項伯者於倉卒患

難之際為從容卑遜之辭何其委曲而謙下也是必張良彌縫其間不至輕銳然亦高祖性資過人明見事幾不如是何以柔項羽之氣而平項羽之心俗所謂伸拳不打笑面而言語辭令温厚坦夷豈小補哉高祖異時臨廣武數羽十罪辭嚴義正羽之肺腸幽隱洞見無餘可謂知彼知己及洛陽置酒論楚所以失天下謂漢能用三傑羽不能用一范增名言確論出人意表又可謂知人知成敗然則謂之天授非人力非歟惜乎其有帝

王之資而無帝王之學又無帝王之臣故不能革秦法復周制而令後世猶有遺論也

項伯曹無傷

家賊難防所至有之曹無傷真沛公之家賊也欲王關中盡有珍寳沛公初意或然以樊噲張良諫還軍霸上則不然矣曹無傷以此譖沛公悦項羽意以求封是所謂叛臣也鴻門幸免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殆天理所不容若項伯殆可謂項羽之家賊乎曰此則尚可議也

人臣無外交曹無傷外交項羽不可貸原項伯之心初不外交沛公故嘗殺人亡命張良匿而藏之夜見良欲與俱去耳良强之見沛公因遂結好為之觧紛當項莊舞劍之時又起翼蔽沛公亦皆天祐沛公以致于此非人力也使項羽得肆其忿屠沛公於杯酒之間諸侯四十萬軍非皆項羽之腹心衆怒難犯直劉曲項亦起而屠項氏之族其亦頃刻而無噍類矣不欲遽殺沛公非項伯之私也沛公之不當殺蓋一時之公論然耳其欲

殺之者獨范增之偏見也古未有兩軍相會兩將見而即座殺之者商鞅虜魏公子卬秦誘執楚懷王天下醜之唐吐蕃平涼刼盟夷狄變詐見同禽獸故曰項伯尚可議也沛公為漢王以金百鎰二千兩珠二斗賜張良良具以獻項伯伯又受漢王厚遺為盡請漢中地此則貪顧財物其人茍賤汙下大不足道非吾徒也項羽既滅賜姓而曰劉纒封侯射陽功臣表叙次在張良之下蕭何之上則可謂頑鈍無恥矣謂其賣項自全為羽家賊

則不至是以高帝之憾于項羽悉誅項氏無不可者賴項伯故其宗族皆釋弗誅智果别族為輔氏惜項伯不早出此然處夫勢之所難有不可者世議譏高祖能誅丁公不能誅項伯是又不原項伯之初心而易於立論予懼今之人不善讀史評品不當故詳著之

使張良獻璧獻玉斗附見俘厥寶玉及璇璣玉衡

書湯伐䟽獻俘厥寶玉傳謂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注義甚狹古帝王之用玉也尚矣豈止如

孔傳所云肖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言崑山出玉之地也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傳云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動者正義以璿為璣以玉為衡璣為運轉衡以為簫渾天儀此觀天文之玉也周禮大司徒土圭測影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至日以測地中此察地理之玉也周禮司服掌王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弁師掌王之五冕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弁玉瑱冕皆十二旒旒十有二玉前後各用

玉百四十有四繅玉五采然則其實六冕也公侯以下有等殺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曰衡曰笄與王之冕弁之瑱皆玉為之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鄭玄謂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之飾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騏是也韋弁以韎韋為弁異乎白鹿皮之皮弁彼不去毛此去毛而染色玉飾璂笄亦同皮弁公侯以下亦有等殺此首服之玉也舜典輯五瑞班

瑞于羣后傳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圭璧還與之正始下文云修五玉又云如五器卒乃復是也謂禮終以五玉還諸侯聘義所謂輕財而重禮者其一說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而舜典止言五瑞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謂五器五瑞通王搢大圭執鎮圭而數之則六也諸侯朝天子執瑞而納其玉王執冒圭四寸以受其朝諸侯所賜命圭其首邪鋭冒圭當斜刻其廣狹如圭者以冒之以知諸侯之

信偽孔穎達之說冒亦作瑁然公侯伯恐無四寸之圭首此以一王圭如合符然未知子男之璧又何以冒之尚書大傳有留圭之說無過行者復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有三年黜爵六年黜地九年地盡之說古事難攷五瑞執於手既已納瑞則取腰間所搢之笏而執焉此天子諸侯相見圭璧之玉也是周禮所用玉甚多天官太宰六曰貨貢大享祀大朝覲大會同大喪之所贊小宰玉府内府内宰追師之所職與夫春官大宗伯小宗

伯肆師天府典瑞夏官小行人冬官考工記玉人之事官凡十有三又諸經用玉者不可勝書今條列于别幅蓋賄賂盛行自春秋戰國始加璧寘璧返璧懐璧以璧假道以璧易城臣以玉獻君君以玉賜臣皆違於禮而非古先帝王用玉之意沛公亦匹夫耳其家本無一物兵至霸上所得滋多會項羽于鴻門亦以雙璧為賄且賄范增以玉斗於是乎知風俗之衰好貨寶而通賄賂以至于今未已悲夫

范增玉玦　就攷玉佩

荀子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環與玦皆以玉為之豈古之制特為是玉環玉玦以為還人絶人之所用歟蓋嘗攷之◎環内之空處名之曰好玉之圓者為肉其大者璧也肉倍於好孔小而身大璧之用亦甚大◎此環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内之孔與玉之肉等也◎此瑗也好倍肉謂之瑗玉之肉身濶一分之數說文曰瑗大孔璧人君上

除陛以相引則有人臣手握此物於先人君以手攀此物引而上階級也荀子曰召人以瑗亦環之亞也

此玦也古不謂之玦而謂之璜故曰半璧謂之璜亦玉環之半者也古男子婦人冕弁之服王后之服皆有玉佩佩之上曰珩晉語曰白珩六雙亦曰珩形似磬有孔貫小帶曰禐以繫綬綬貫玉珠而綬三焉其中名曰琚瑀者玉環也綬中直下貫玉環而左右參差不齊有綬以維之左右又各有直下之綬前有一璜後有一璜

相向是為玦中懸綬以貫之方玉謂之衝牙腰左右各有此佩以步以行即玉衝牙與兩玦鏘然而鳴中乎宮商角徵羽之音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意者還人以環即佩之琚瑀絶人以玦則佩之璜天子諸侯后夫人之佩必有副以備用者卿大夫亦然欲還其人即以環召欲絶其人即以玦絶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欲其還

也左傳晉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此則又以金爲玦示將絶之也環玦在佩則爲琚瑀璜以賜此物示意還人絶人即爲環玦不然則造環所用尤多豈有專造玉玦而爲絶人之物者哉以佩具就用之耳范增鴻門之會拔劒撞玉斗即所佩劒耳其又佩玉玦必不全有古之玉佩珩璜琚瑀也以此玦爲寶而腰之故三舉以示項羽欲其決也欲其殺沛公嗔其不勇也

鴻門獻玉稱謂史漢不同

漢紀書鴻門事沛公稱項羽為將軍時則羽自為諸將上將軍也沛公雖以碭郡長武安侯入關止稱沛公故張良項羽皆稱為沛公史記項籍紀皆書為項王項伯范增稱曰君王書張良語沛公不勝桮杓使臣奉白璧一雙再拜獻項王足下玉斗一隻再拜獻大將軍足下又書張良稱公為大王此時劉項亦皆未封王司馬遷追書從口便耳

附攷舟玉及瑤

篤公劉詩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鞞琫容飾之刀東萊呂氏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所以為厚於民乎東萊說極有味周世世修德公劉其一也佩玉而忘其身之勞則民德之非不佩玉也而

無德於民則怨積而禍來不可不察也

附左傳佩玉縈歌

左傳哀公十三年黄池之會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杜注縈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視不飲下文又注庚癸之呼曰吳子不能親與士共饑渴所由以亡縈而棰而水二切公劉之佩玉也民見之而思之吳夫差之

佩亦玉也申叔儀與禍之父視之而憾之一以興國一以亡國愛民者如此而不恤下者如彼朝廷非無法度不德者敗山河非無險要不德者亡予於是有感古者創制興業不繫於物而繫於德也

附朱文公說佩攷

詩雜佩以贈之東萊小字書朱氏玉佩制度與予所書微不同亦可攷旋檢看不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錢儁選

古今攷卷七

元 方回 續

附廣王攷上 王字 王篇 大裘冕王

衮冕王 鷩冕王 毳冕王 希冕王

玄冕王 上公冕王 侯鷩冕王 伯鷩冕王

子男毳冕王 王三公冕王 王大夫布冕王

諸侯絺布冕王 諸侯再命大夫王 王弁

玉衡 玉瑱 玉佩 珩璜瑀衝牙琚 理度

冕服玉 玉路 玉弁 王后首玉服 玉幣

玉帛 玉几 玉獻 玉食 玉鬯 玉齍 玉

敦 贈玉含玉 玉爵

玉字玉篇魚錄切廣韻在三燭魚欲切白虎通玉者象君子之德說文本王字隸加點以別王字今文一點在王字下者玉璧之玉也烈火燒不熱者真玉也一點當中間者音顒在一屋注云松王又玉工又韻畧注後漢

司徒玉音宿一屋內不敢收音宿之玉又玉篇古文如此寫又玉字有欣救思六二切凡玉部二百六十七字兩玉為珏與班字同部班瑞班列是也顧野王玉篇二字不言上篇之義珏亦作瑴凡玉皆實字民勞詩王欲玉汝是用大諫用作虛字妙甚召穆公稱王而曰吾欲令汝如玉橫渠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用此大裘冕玉冕十有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繅玉五采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祀五帝

亦如之予謂古王者冬至祭天其時大寒可服衮大裘之上加以衮衣大裘者黑羔裘也鄭玄謂大裘之冕無旒非也祭宗廟亦服衮冕則季秋明堂及他時祭天及地皆不可服裘故裘不裘異而冕十有二旒未始有異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云五冕大裘而冕其冕一也　祀五帝之説鄭云以為五方帝先儒或不之信予亦不敢信春夏秋祭東南西三方之帝難服裘也

袞冕之玉謂袞衣而冕也以享先王舜袞衣十二章周九章冕十有二旒冕之版飾以三十升之麻布至精上玄為延下朱為裏前十二旒旒玉百四十有四後十二旒其玉百四十有四共為玉二百八十有八繅玉五采者繅藻璪字義同雜文之名合五采絲為繩垂於延之前後所謂邃延五采朱白蒼黄玄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亦取繅十二旒之狀以為名玉十有二每玉間以寸從上而下初朱次白次蒼次黄次玄五采玉貫徧周而

復始諸侯以下有差又王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
鷩冕之王九旒以祀先公饗射先公周太王以下不追
封王如公劉者古之祭祀於先王則尸服王服於先公
則尸服公服今王祀先公則不敢以衮服臨之恐非所
以為敬也前後皆九旒比衮服減其三其制亦五采繅
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共為玉二百一十六其衣七
章去山龍而以華蟲為始華蟲雉也即所謂鷩也𤌇射
不冕以皮弁

毳冕之玉七旒王祀四望山川之服旒十二玉共玉百六十八繅玉五采衣七章以宗彞藻粉米繢於衣黼黻繡於裳宗彞繪雉與虎其獸細毛故曰毳冕

絺冕之玉五旒王祭社稷五祀之服旒之玉十二繅采同前謂之絺冕者衣惟繪粉米一章併裳之黼黻為三章章數少故曰絺先儒或謂社即是祭地與郊祀天皇天后土對文無所謂方澤北郊之祭豈祭社與稷對舉自是一祭告成功告大事單祭於社者為地為后土乎

當存疑

玄冕三旒王祭羣小祀之服其衣玄而無文裳惟黼黻而已故曰玄三旒旒十二玉共為玉七十二繅玉五采王之齋服亦然上公龍衮九章冕九旒旒九玉共為玉百六十二繅玉三采朱白蒼九以下至七五為陽數侯

鷩冕七章七旒旒七玉繅玉亦三采

伯鷩冕同上

子男毳冕五章五旒旒五玉繅玉皆三采諸侯以下其

玉皆瑉玉瑉亦作璑說文璑三采玉

王之三公鷩冕八旒旒八玉王之孤毳冕六旒旒六玉

王之卿毳冕六旒與上同

王之大夫絺冕四旒旒四玉繅玉皆以朱綠八以下至六四皆陰數

諸侯之孤希冕如王之大夫諸侯之卿玄冕三旒旒三玉此乃三旒降而至一旒諸侯再命之大夫玄冕二旒旒二玉其玉前後八而已一命之大夫一旒旒前後二

玉而已

冕皆有玉笄古亦謂之簪後世謂之玉簪笄弁師所掌

王諸侯皆有

冕玉王與后有玉衡左傳曰衡紞紘綖鄭司農曰衡維

持冠者鄭玄曰玉為之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

下以紞懸瑱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

笄蓋王后之祭服也衡笄皆以玉為之諸侯已下未聞

衡制云何

冕皆有玉瑱音鎮又他甸切詩玉之瑱也王及諸侯瑱以玉見弁師冕若弁皆有之詩之充耳傳之黈纊塞耳是也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天子諸侯玄紞黄纊卿大夫玄紞青纊士素紞素纊其差等則有象瑱角瑱或以采珠為之

冕服皆有玉佩珩璜琚瑀衝牙已見前玉玦攷　右此皆古之祭服有之臣則為助祭之服天子饗禮射禮降服九旒之鷩冕則諸侯卿大夫與於是禮者又降服一

等天子别有皮弁之朝服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秦不用周禮自霸西戎以來雖奄有周之岐雍豐鎬之地而未嘗用周之制度也故冕服之廢自秦始而西漢不能復郊祀之服襲秦之舊皆以袀玄蔡氏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袀是宅服也舜之作冕服也十有二章孔氏傳與鄭玄之徒説多異同至周升日月星辰三辰於旗而服九章以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予竊疑周官之書恐是劉歆妄有損益而傳注諸儒附會

緯書為五帝六天之説正義謂大裘非謂裘禮侈大義同於大射也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又謂四時祀天皆典之大者直言祀天祭地之禮與天同則崑崙神州用大裘可知予僭評之鄭𤣥謂上帝為北極耀魄寳冬至而祀則可服大裘春祀東方帝亦可裘夏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果可服大裘乎秋尚熱祭西方帝又可裘乎然上帝之外五帝六天之説亦可與通此祭服者諸侯在其國以祀先公用之入助天子祭天地宗廟用

之卿大夫助諸侯之祭亦然故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家廟不可用冕也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之家廟不可用弁也此等差也然天子諸侯之冕他亦有用祭義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重卜筮也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百畝冕而青紘重農事也哀公問冕而親迎重繼世也樂記曰食三老五更冕而總干重教化也又明堂位謂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

尸此宗廟之重祭也西漢羣臣大率蕭曹刀筆吏不能
辨此賈董亦不言及東漢顯宗始服旒冕衣裳𤣥上纁
下乗輿備日月星辰以下十二章三公諸侯山龍以下
九章九卿以下華蟲七章以承大祭冕旒邃延五藻明
帝永平二年初訪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乗輿
服從歐陽氏說公侯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而與古制
不同未見古文尚書孔氏傳以白玉珠為天子十二旒
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

黑玉有前無後郊天地祀明堂則用之魏明帝復損畧之宋齊後周隋唐之制各見史冊亦一時之權宜也
予咸淳已巳為學官季秋大饗明堂予為大廟配享功臣分獻官見度廟袞冕行事手執冕之前籍以行江丞相萬里馬丞相逢鸞冕服二中貴人甲冑前導平章賈似道侍立不前導又賓祐丁巳從魏靜齋先生克愚為司農寺丞兼駕部郎官理廟自太廟乘玉輅還大內齋宿袞冕坐輅中執圭儼如也林存為執綏官今思往事

如夢偶得中貴家冕服之圖及其度數書于下方　冕中貴人呼為平天冠俗語無義共用北珠一百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十四顆不用玉而用蚌殼之珠北珠南珠俗曰真珠非古也不見冕之所謂衡用玉者冕之版曰延亦作綖冕之覆在上者古用三十升之細布故曰麻冕禮也上玄為表下朱為裏今飾以深青之羅而四旁飾以金為表其裏飾以紅羅前圓後方各繪五采雲十有九而二鶴翔焉中繪一團

圓之物似花非花非古也古紐以貫笄令有玉笄而冕之圈圍皆以青羅冕之口飾以大北珠三十顆非古也古冕與冠皆有武所以約冠謂之冠卷今無之古冕屈組為紘紘一條而屬其兩端於武今繪圖乃為大組一謂之天河帶自冕頂兩垂左右若大青綠條然有條穗曰翠柳用北珠五十七顆翠柳調珠二百八十四顆非古也古冕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今繪圖乃於冕口之左右為朱絲繩有穗頭以繫

乎大組之青者於𩕳下名曰組帶翠柳用調珠二百四
十顆恐亦非古也前後十有二旒用北珠二十四顆麻
珠二千一百六十三顆既不用玉又不見繅玉五采之
制非古也冕左右網子等如纓絡然用調珠七千四百
四十顆非古也黈纊左右各用麻珠七十三顆懸一黃
物而圓不明言用玉亦非古也頭圍一尺七寸重二斤
十二兩上衮下裳之制用青羅紅羅上衣當以玄今青
非古也衣之前左繪日右繪月胸前繪山二左右袖各

繪山七山皆九峯上七峯又上五峯令升龍二左右袖偃龍二左右領左右裾華蟲共十六火共十二虎八雉八領袖皆紅羅衣之後近領繪一大星山十八龍如前華蟲二十四火二十四虎十二雉十二下裳除四緣其內十二幅每一幅繪藻二粉米二粉米各一斧二兩已相背曰黻二如此則連日月星為十二章而記者去日月星謂九章又曰虎曰雉合繪為宗彝之形有繪虎繪雉焉大槩以華麗為主皆非古也大圭鎮圭玉色不白古朱

紱亦作芾今圖曰紅羅繡龍蔽膝繡二龍焉玉革帶有玉七刻紅鞓有玉笏頭在尾有環與鉤在首非古也綬以五色若織成者穿二大玉環若古之璧青羅帶穿緋白羅大帶用北珠二十四顆麻珠一千八顆當左右各一也玉佩用玉七事而無玉環衡牙之左右無玉玦珩之次有二玉似玦形與古不同左佩用麻珠六百三十七顆右佩用六百三十六顆履用北珠十顆而履虛設不供其所繪之大裘又曰中單勒帛紅羅繡裙襪履皆

不供而曰供紅羅靴猶可也十二章上衣下裳其曰紅羅繡裙者下裳四章而不供何也徒供紅羅繡龍股膝之芾可乎其上衣目曰衮龍服皆五色銷金前長四尺六寸五分後長四尺六寸總星一月一升龍四今以蟠龍之向下者為改横盤之龍非也山三十八火五十六華蟲五十六不繪宗彜而虎雉各二十四下裳曰紅羅繡裙一十六行每行藻二粉一米一斧二黻二謂之虛設不供恐是誤書云耳然則古之皮弁曰朝服飾以玉今曰通天冠飾以北

珠與冕旒之制皆不合於古其來久矣

玉路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音陽樊讀為鞶步干切斿音留往來不窮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樊今馬大帶也纓謂當胸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金路象路以金象飾也革路鞔以革而漆之木路不鞔以革但漆

之所建所用不同周官馭玉路謂之大馭則玉為之大路惟周為然殷之大路則木路而已故孔子欲乘殷之路貴質也書大輅孔氏傳大輅玉綴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王行則乘玉路而先以象路金路綴於玉路之後革路木路又次之所以有先綴次路之名而大路獨尊焉春秋時有以大路賜諸侯者乃金路非玉路也有以賜卿大夫者又恐是革路木路賜先路則象也次路則革木也王后亦有五路而無玉路有坐乘之安車此玉

路建大常以祀則必服袞冕玉旒故書以次五冕之後玉弁周禮春官司服所謂王眡朝則皮弁服是也后之內司服在天官王之司服在春官不可曉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皮弁者以白鹿爲之不去毛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有二以爲之飾謂之綦玉璂讀曰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騏皆謂弁之有玉飾也其衣用十五升白布爲之裳則素積王眡內外朝以宴以弔以聽以郊以禮大夏以朔月月半巡牲以公桑謂之皮弁素

積陳祥道禮書辨玉堪之綦據孔安國書傳綦弁執戈綦文也鹿子皮說文綦蒼艾色不當訓為結玉之結亦通諸侯卿大夫亦各有皮弁即夏之毋追商之章甫云耳自王以降又有韋弁熟皮而染韎以臨兵事鄭玄謂韋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十有二惟士冠禮皮弁弁而親迎則無玉飾書儀禮禮記又有爵弁周禮無之意者爵弁即

韋弁與孔氏傳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然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皮弁爲弁皆飾以玉耳韎音妹韻書注茅蒐染韋也又十六怪韎莫拜切注亦韋古雀爵二字通用雀頭色赤即韋弁之赤云又攷王之皮弁象邸玉笄以象骨爲弁之下抵以玉爲簪諸侯而下亦嘗有玉笄而玉佩視冕服等差之數所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者謂佩也士無玉笄而佩瓀玟有事男女異見内則在内有德佩謂玉也在外左傳公十八

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非周禮也

王后玉衡笄瑱纚笄周禮王后有六服身之服也而首服有三曰副曰編曰次身之服曰褘衣褘音輝畫衣也祭統曰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此兼身服首服言之也曰揄狄揄音揺狄當作翟雉名也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即揄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成章皆備曰揺揺即揄也亦作鷂曰闕狄闕禮記作屈亦音闕王后之服刻繒為雉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

為文章禕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禕衣祭先公服揄翟祭羣小祀服闕狄鄭玄謂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首服之一曰副者言覆也所以覆首為之飾若今之步繇王后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孔穎達曰王后衡笄皆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副者以配禕衣禮所謂副禕是也詩所謂副笄六珈后夫人皆以配揄狄珈謂以玉飾之副笄六珈謂夫人

也王后未之知也首服二曰編者列髪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首服之三曰次者次髢髪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今之頭髢乃其類服之以見王陳祥道之說如此編為鞠衣襢衣之配其色黃蠶則服之襢衣以禮見王及賔客服之其下有緣衣或作褖吐亂反其色黑燕居及御至王則服之然則編次二物無玉衡玉瑱惟玉笄則恐有之儀禮纚笄宵衣纚者以帛韜髪宵衣者以綃為衣染以黑王后燕居亦有此服士昏禮姆特牲禮主

婦皆然笄有玉不玉士禮恐異也后夫人首服有玉又以殿乎玉路之后夫人以下六服降而五而四而三而二而一凡六等

玉幣太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各如其方之色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爵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之事然則祭祀天神地祇人鬼有牲有幣有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皆升煙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山林貍之山澤沈之也詩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瘞埋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升煙之玉有牲幣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此以玉幣牲瘞於土也祭山曰庪縣山海經曰懸以吉玉此玉幣牲又有懸庪之禮不止於瘞也祭川曰浮沈春秋時晉公子投璧於河鄭駟

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於河王子朝沈成周之寳圭於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沈此所謂浮沈之玉幣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以告設奠卒斂幣帛藏諸兩階之間此謂師行無遷主則以玉幣告廟而貴命也他如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則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則不特天神地祇人鬼有玉有幣朝覲會同燕享皆有

之圭璧之用詳見於後又如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此禮天地四方用六玉不同者也皆有牲幣各做其器之色幣以酬爵若飲酒有酬幣後俱列之至如朝聘享食則璧琮五等諸侯以享王與后圭璋二王之後以享王與后琥璜子男所以享諸侯圭璋特不加於束帛有馬有虎皮在庭下故曰特達琥璜將送酬爵六玉輕重與禮神之玉又不同如此周公植璧秉圭告大王

王季文王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此武王病而周公禱於先王璧以禮神圭周公執桓圭也亦享先王之玉必有幣也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此諸侯朝覲之玉幣也儀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或束帛加琮或賈人拭圭拭璧展幣奠幣此不具書史記書秦祠祀謂巫祀損益珪幣雜異文帝十三年詔有圭幣俎豆之語班史武帝

奉瑄玉沈玉璧亦未盡廢也至後世盡廢民間至於燒紙錢以祀神以紙為金銀以贈亡者

玉帛則玉幣之異稱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舜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肆師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楚語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也二精玉帛也莊二十四年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哀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朝覲玉帛不同

玉几太宰贊玉几玉爵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玉獻玉几
玉爵往玉几所以依神天子王后玉几又注玉几王所
依也司几筵掌五几大朝覲大饗射王設左右玉几左
右有几侯至尊朝覲王立賓不憑也周禮五几一玉書
四几二玉不同顧命相被冕服憑玉几牖間南嚮篾席
華玉仍几注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往時几
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此篾席之上設往時所
憑華玉之几也南嚮至尊之位也西序東嚮底席文貝

仍几注東西廂謂之序有文之具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嚮豐席彫玉仍几注彫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筍席漆仍几注西廂夾室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闕貿飾以此見王者用玉几有三坐南嚮東嚮西嚮三坐易知西夾室西嚮未易說也又曰皇后憑玉几導揚末命以立康王即位古之謹重于大事如此

玉獻見上太宰注玉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此謂有

珍異之獻則先執玉如曲禮獻車馬粟米田宅之所操也禹貢定貢賦之常法如揚州貢瑤琨豫州貢璆雍州貢球琳琅玕石而似珠餘皆玉名此乃常貢之物曰獻則特有所獻於王即周西旅獻獒特獻也召公訓王有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不寶遠物又豈輕有所受耶玉食書曰惟辟玉食注美食非真玉也周禮玉府王齋則共食玉注玉是陽氣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齋則食玉屑本草服餌有玉屑玉泉此攷經之學

於彼無取焉

玉鬯玉齍大宗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注王禮神之玉也玉鬯其鬱鬯之祼用圭瓚者幣曲禮下凡摯天子鬯天子無客禮惟告神則鬯亦圭瓚也玉齍下文有云齍盛黍稷稻之物之玉器

玉敦合諸侯共珠槃玉敦音對敦盤類珠玉以為飾

贈玉含玉大宰大喪贊贈玉含玉注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者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

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曰含玉璧琮宣十七年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此聲伯死徵也故夢含玉玉貝曰含玩好曰贈士含琪天子諸侯含玉亦必有卿大夫不當含玉而僭者

玉爵太宰少宰贊王爵享先王宗廟獻用玉爵贊助王也大朝覲會同玉爵王以禮諸侯之酢爵古之飲器曰琖曰斝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梓人為飲器爵一升觚三升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

角五升曰散鄭玄謂梓人之觚三升當曰觶字皆從角而誤也儀禮少牢有司徹皆獻以爵酬以觶鄉飲鄉射亦然是謂一獻而一酬周禮玉爵明堂位玉琖春秋傳瓘斝夏琖殷斝周爵形不同用玉天子之制也散觚觶角四形相似而漸大宗廟之器以小為貴琖斝爵皆一升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此尊卑之辨也明堂位有璧散璧角則四升五升之器有飾以璧

者天子之飲器或用金玉或飾以玉與璧不可詳攷也總名皆祼之爵亦謂之觴爵雀也或繪其形有木刻雀居足之上戔之下今人得古人銅爵又不然後世有玉卮玉杯玉斗皆飲器不用於宗廟朝覲會同但以為壽曰奉觴或褻宴亦華侈耳然則是飲器也廢之者戰國以來而秦其尤也書又有奉同受同之說則亦飲器又曰異同與玉之飲器不共此一同也又有兕觥亦作撗受七升罰爵也以兕角為之無兕則刻木為之詩卷耳

七月桑扈絲衣言兕觥饗燕射鄉飲賓尸蓋有觥蓋饗燕鄉飲旅酬與算爵皆有觥秦不用周禮凡飲宴之具皆廢至于焚書以絶滅先王之典章悲夫

瑶爵内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注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瑶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爵以瑶為飾又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注瑶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如此則王祼之

後后合亞祼有故以太宗攝諸侯相饗夫人亞獻陽侯殺其君妻其夫人故諸侯廢夫人之禮也禮記飲玉爵者弗揮鄭注爲其寶而脆則全玉也注初無定見望文生義注周禮謂瑶爵以瑶爲飾焉知非瑶玉全爲之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注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散悉但切酳仕覲切文公中庸引呂與叔一段此三節甚佳

諸書類此書皆無之知宗廟有九獻之禮又知有玉爵瑶爵之異也

古今攷卷七